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大學章句

下

四

仁12  
474  
4



12  
474  
4

學東

份按章句云。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其指君子說固無疑也。下文不曰然其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而曰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其特舉國字言之可見事君事長使衆三者之指國人說矣。章句舊本云。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也。推之於國則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是。故三行者修於家則三教者成於國矣。文公所以教之者。其母乃或以家之所於家二句。不免說向效驗法。故改爲今本。歟。然玩推之於國及三教者成於國二句。固

大學章句大全 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

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 弟去聲 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 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可教之由實自脩身始

子問不可教竊疑可字當爲能字答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之與能彼此之詞也

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

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 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

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一 遯喜齋

可見朱子之意。果以事君三者屬國人說也。陳氏云。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云云。語意明白。足為章句之證。自吳季子有移孝作忠之說。蒙引遂謂孝弟慈。事君事長使眾。皆指君子一人。其非章句之旨也明矣。夫吳氏及蒙引之說。是謂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推慈幼之道。以使眾也。獨不觀朱子之改康誥章句舊本。而謂此未說到推上。蓋此是說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若就君子一人。從孝推到忠上云云說去。便與教國之旨不合。因勉錄初說。謂依蒙引說。則國人之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眾。當在本文三句末補出。覺未

丁馬才三

章句

讀本

是教之目。○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眾者。能脩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玉溪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雲峰胡氏曰。脩身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獨舉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吳氏曰。傳只是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論也。孝弟慈體之身。則為脩其身。行之家。則為齊其家。推之國。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有父。猶國有君。家

委。此說得之矣。其後乃復因仇滄柱之說。而定從蒙引。何也。彼其說曰。自萬曆以前。無不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豈未嘗將章句定本舊本及語類細玩其語意乎。且陳氏明以在我與國對說。何得謂萬曆以前。俱在君子一人身上看也。○滄柱之意。不過謂若以事君事長使眾屬國人。便易涉效驗上去。愚謂此只就家國一理立論。謂此孝弟慈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即是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眾底道理。即是教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眾底道理。彼此相通。初無二致。亦豈至侵古效字地位乎。○蒙引謂事君事長使眾。亦就君子身上說。至其後却云。孝弟慈以身舍

有兄。猶國有長。家有幼。猶國有眾。分雖殊。理則一也。通考。吳氏季子曰。君子之教。自小而之。大自約而之。博自近而之。遠蓋大者小之。推博者約之。推遠者近之。推也。今以家對國而言。則此為小。而彼為大。以孝弟慈對事君事長使眾而言。則此為約。而彼為博。孝施於父。弟施於兄。慈施於子。以若君若長若眾較之。則遠近又不待辨而明矣。自常情觀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莫難事者。君也。設官分職。各率其屬。莫難事者。長也。林林而生。總總而羣。莫難使者。眾也。然君子於此。蓋有簡而易行。要而易守者。不過反求之家耳。家果齊耶。則所謂事君在此。所謂事長。所謂使眾者。亦在此。否則施之家。且不可如國何。夫國之本在家。家不可教而欲教其國人。則是表不正而求其影之直。無是理也。教之如何。曰孝弟慈而已矣。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孝於其父者。為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效責難之恭。盡陳善之敬。移其事。父之孝。以為忠矣。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弟於其兄者。為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之節。崇推遜之風。移其事。兄之弟。以為

大學

章句

二

家言。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相對說。可見前說乃未定之見也。○首節何以言事君事長使眾而下文不之及。且君子之教國人亦教以孝弟慈而已。而此却以事君事長使眾為言。何也。蓋事君非孝者不能。事長非弟者不能。使眾非慈者不能。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則國之孝弟慈之道之即在此。固不待言也。曰仁讓。曰仁。曰有諸己。皆以能此孝弟慈而言。則其能事君事長使眾亦可知也。

順矣。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慈於其子者為無欠缺。則必能充汎愛之念。推博施之恩。所謂使眾者亦不過舉斯心而加諸彼耳。或事君或事長或使眾其本末若甚宏濶其節目若甚繁多其施為若甚纖悉若大原之本固已具於一家之內不待捨此而他求也。古之君子惟能反求於此而知所用為故身不出於其家而教自行於其國。斷斷乎不可誣也。○蒙引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且慢說出。蓋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故也。○存疑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就含箇其家可教而能教人。故承之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言身不出家而其化自爾風行於其國也。此是探本之論。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曰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淺說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說教國不外乎教家之道。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

翼註曰。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為。不是說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眾之不假強為。○困勉錄曰。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個難事。故又即康誥以見其不難。又曰。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如字輕看。翼註則曰。如字不可略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其說亦是。然終不如蒙引存疑之直捷。

國興讓。正是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惟教國不外乎教家。故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為入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為入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為入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為入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為入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為入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朱子曰。孝弟雖人所同。有能守而不失者。鮮惟保赤子。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眾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眾也。○此

份按語類云後章方全是說推章字不可去

份按四書通金氏云此段章句舊本云此言慈幼之心非由外得推以使衆亦猶是也其後文公謂此節只說動化未說推於是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云云愚謂觀此起處數語方見得此處不當以推字立說豈宜刪去

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知之也○三山陳氏曰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已不隔以心求之不待學而後能也○玉溪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孝弟之道也立教之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為孝弟慈是已○仁山金氏曰此段章句本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為說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世教衰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失者也大要只在心誠求之一句上舉其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孝弟亦在乎誠而已○新安陳氏曰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三者言之蓋因慈之良知良能而知孝弟之良知良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東陽許氏曰保赤子是父母

愛子之心如保者是言君養民亦當如父母之保赤子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以下皆就身上說○孝弟慈是仁仁字自止於仁處來孝弟慈是明德明明德是人所同得非家喻戶曉也○平天下章老老興弟恤孤即此三者是人人所同也○吳氏季子曰夫赤子之在襁褓寒則欲衣飢則欲食疾痛則欲撫摩癢病則欲抑搔蓋與成人等耳然其所欲瞭然於心而未能宣之以言則夫為之保抱攜持者莫難於求其中心之所向是故察之乳哺焉察之臥起焉察之聲音笑貌焉不待赤子之言而自然陰合乎赤子之意此父母之心最真實而無妄者也人患不用心耳使其用心亦如父母之於赤子則雖不能盡中斯民之所欲而相去不遠矣譬之處子然既嫁則有為入母之道方其未嫁也豈有先學字幼而後適入者哉要其字幼也亦不過以真實無妄之心而求之耳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也聖賢教人每以真實無

妄為先蓋嘗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明之矣好好色惡惡臭之誠即保赤子之誠皆人心之自然而未有以偽為之者也聖賢可謂能近取譬矣昔者夫子之告曾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而孟子亦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古之人所以大過入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夫子之所謂移孟子之所謂推其大學之所謂恕乎明乎此則大學之義粲然矣或謂上文以孝弟慈三者並列而言之下文乃獨舉如保赤子以明使眾之慈何也曰此舉一隅以反三隅者耳孝弟慈三者皆人心之所同然而世降俗末則薄於孝弟而厚於慈者多矣人知赤子之當慈也雖暴戾之夫頑狠之人一見赤子則慈愛之心油然而生蓋不待教而能者至於妻子具而孝衰則塗之人皆然而闖牆之爭抑又多矣是孝弟者非士君子鮮知之而慈之一端尤人之所易曉者也聖賢以其易曉者而曉之使天下後世知保赤子之慈則知事親之孝事兄之弟矣知使眾之不出於慈則

困勉錄曰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脩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為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又曰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是格致誠正脩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份按推廣句仁山謂指誠求說蒙引謂是本文言外意乃聖賢進脩家法二說不同金說固有理然蒙引所云尤精

知事君事長之不出於孝弟矣循是而行之則自家至國自齊至治雖不出戶可也○蒙引本文如字意輕○此節本文只是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其所謂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者即本文言外之意蓋所以言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此推廣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乃承上文識其端而言也蓋必識其端而推廣之然後孝成悃孝弟成箇弟慈成箇慈而立教之本自我立矣○識其端而推廣之此千古聖賢家法也故聖經章釋明明德則曰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中庸釋致曲章則曰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在孟子則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註云擴推廣之意其前篇釋是心足以王矣則曰王見牛之蔽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舉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知此則此節章句了然而近日諸說紛紛皆有不待辨者矣○推廣之說不是推廣慈幼之心以

困勉錄曰。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為仁之反。亦不必如吳季子以父慈子孝為仁。兄友弟恭為讓。兩仁字兩讓字。俱兼孝弟慈事君。

使眾也。聖人進修家法自是如此。即所謂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即所謂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即所謂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者也。○傳者所以立教之本。不假強為者。正為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耳。能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教之本自我立而一家仁讓一國仁讓矣。○立教之本兼孝弟慈言。所以謂之立教之本者。能孝弟慈。然後能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是成教於國。其本在此也。○細看或問細大之說。似終不如小註所謂。即人所易曉者。以示訓之說。更詳之。○存疑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是本文言外之意。推廣是充其本然之量。不是推之以事君。事長使眾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

事長使眾說又曰。自蒙引以下。皆無兼事君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困勉錄曰。朱子既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皆是我家裏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又云。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殊不可解。翼註曰。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反仁讓勿分。

份按身不修則家國即不齊。不治句有病。此章皆是身家并作一處。以對教國。此處亦

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好爭利。却責民間禮讓。如何得他應。○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雙峰饒氏曰。仁讓是本上文孝弟而言。仁屬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玉溪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為善為惡之機。實由於君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戾之失。才自於君。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僨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為可懼也已。○新安陳氏曰。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才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興。其機由

宜將家字包在身字中也。

困勉錄曰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說得最好蓋這箇機本自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

一家悖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債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興仁讓句○東陽許氏曰仁讓必一家方能一國化貪戾只一人便能一國亂至於債事又只在人之一言以此見為善難為惡易不可忽如此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讓貪戾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惻隱根於仁辭讓本於禮仁與讓蓋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者欲之極戾者怒之偏貪與戾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凡民之生靡不如此彼其機括伏於習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皆仁兄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能自已也雖欲不為讓不能自遏也自其一念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戾而施之於政者無不戾則我之機觸彼之機通國上下熏蒸濡染淪胥於貪不奪不廢也相挺為戾不競不止也一國者一家之推也發乎

邇則見乎遠一人者一國之表也出乎身則加乎民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薰而善良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救厲二十四縣莫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况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糜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於齊南辱於楚西喪地於秦則雖所愛子弟亦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債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也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古之聖賢所以孜孜然汲汲然誠意正心以除貪戾之根脩身齊家以立仁讓之的蓋亦曰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關



吳因之曰。仁讓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意已明白矣。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脩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一意。反復傳文。言家處必根著身。言身處必合著家。當併做一項事。而對

國一項言之。不特此章為然。自家齊以至平天下。總不離身。蓋身乃萬化之原也。○翼註曰。仁包得讓。○說統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概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又曰恕字要認得真。與不欲勿施不同。彼就及入處。重此就推已處。重○困勉錄曰。有諸已。推孝弟慈言。無諸已。指不孝不弟不慈言。

焉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其機。甚可畏也。傳大學者。揭機之一語。以曉天下後世。其警之也深矣。文公曰。機發動所由也。味所由二字。則夫仁之為仁。讓之為讓。不發於人而發於我。貪之為貪。戾之為戾。不動於彼而動於此。明矣。學者盍亦審其發而謹其動也哉。○蒙引。上文所言者。教成於國之理。此節所言者。教成於國之效。教成於國。即是效。不可於成教之外。更討箇效也。○存疑。蒙引云。孝慈屬仁。弟屬讓。一說。孝弟慈。裏俱有仁。讓有恩。以相愛。仁也有禮。以相接。讓也。此說更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新安陳氏曰。民之仁暴則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已以及人。

所謂恕也。蛟峰方氏曰。此章是如治己之心以治人。通考黃氏洵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章言治國。乃言帥天下以仁。又似說平天下。言有諸已。又似說脩身。何也。朱子曰。聖賢之文簡暢。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至於大學之說。是有天下國家者。勢不可以

大學大全 章句 下

份按此章之怒推治已之心以治人也下章及中庸違道不遠之怒推愛已之心以愛已也此以治已爲主彼以愛已爲主固有當辨者饒氏謂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脩已上著工夫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入上著工夫其說是矣然其意却指有諸已無諸已爲忠則大謬夫有諸已無諸已治已也謂之爲怒之首則可謂之忠則不可註中明以有善於已無惡於已二句統屬之推已及人之怒而饒氏顧以此爲忠豈朱子意乎

大學大全 章句

不責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便是求諸人非諸人○三山陳氏曰已有此善然後可以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此惡皆已先之也○雙峰饒氏曰無善而欲責人有惡而欲禁人是無已可推而欲及入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一人貪戾以下皆歸重人主之身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怒者推已及人却說所藏乎身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入者其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已無諸已是要人於脩已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入上下工夫其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仁山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制號令以禁民爲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國者在反求諸已乃政令之本○藏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恕者自其推已處言之所藏是指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是指求諸人非諸人者也所藏乎身不恕謂所藏於已者未有可推以及入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

史伯論遠道不遠而以施諸已而不願屬忠其失正同朱子云忠恕兩箇相離不得言恕則忠行乎其間又云忠是本體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北溪云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是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忠底事做出忠底心便是忠底心蓋忠者盡已之心也盡已之心在內而不可見惟於推已之際觀之則所謂盡已者可見矣是故有而後求無而後非與不願勿施皆推已之事所謂恕也其所以能之者則忠也即恕便可見得忠忠與恕如形影然不相離也不得以有諸已無諸已及已所

帥天下以仁以已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推已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恕反上文也○雲峰胡氏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已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未有無忠之恕上文心誠求之即是誠意之誠非有二也誠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求必得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新安陳氏曰有善無惡於已盡已之忠也推已以責入正入由忠以爲恕也忠即恕之藏於內者恕即忠之顯於外者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通考吳氏季子曰克讓者一堯耳而黎民以之時雍好生者一舜耳而四方以之風動率天下以仁者民之從何如也虐民者一桀耳而其徒之附勢實繁毒通者一紂耳而小民之敵讎相繼率天下以暴者民之從何如也然則仁讓之風貪戾之禍自身而家自家而

大學大全 章句下

不願為忠之事也。仁山雲峰新安黃洵饒所云即雙峰之意皆非是。困勉錄却取雙峰說其認忠恕亦未清矣。

國自國而天下次第相承蓋同此一機耳。氓之蚩蚩至愚也。然上之所令與其所好同則從之上之所令與其所好異則不從。何哉？故以身率之則易以令驅之則難。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夫自后王君公而下至於大夫師長各率其眾之多寡雖若不侔而其統御之道皆必先已而後入。惟已之仁也而後可以使人之仁。惟已之敬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敬。惟已之孝也而後可以使人之孝。惟已之慈也而後可以使人之慈。行於己者其所好也使人從己者其所令也。若令之以仁而其所好者非仁也令之以敬而其所好者非敬也令之以孝且慈而其所好者非孝非慈也是謂所令反其所好民胡為而從之哉？君子知夫民之從好不從令也是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欲責人之為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亦有此善乎一或無之方且自愧之不暇而何敢以此望入乎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欲議入之為不善必先反而思之曰已能無此不善乎一或有之方且自訟之不暇而何敢以此尤人乎大抵正己之事詳而正入之事略律已之念重

困勉錄曰首節歸本修身固

而律人之念輕味而后二字則可見矣。恕之為義曰推已曰如心推已云者以待已之道而待入是也如心云者待入之心亦如待已之心是也苟無諸己而求諸人有諸己而非諸人則其在吾身者已不能盡恕之義彼見吾之所以治入者如此而所以自治者乃如彼則意向扞格貌雖從而心不服豈能使之喻哉。語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是責入之恕。紮矩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愛入之恕。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這三者便是教之目後面却是說躬行方會化得人此一段只此兩截如此。蒙引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堯舜帥天下以一身之仁而天下皆從而仁豈非一人定國哉。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能使之仁矣是何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此下一句不要兼堯舜說。堯舜帥天下以仁恕也。此數人字皆指國言不兼家人蓋上文孝弟慈是以身言而曰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就合家了下文便以國之所以事君事

是正言但宜將身家并作一件以對教國不應全重在身似上章話頭

翼註曰此結上文亦當帶脩身在內故治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年又曰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以咏歎之也

困勉錄曰下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而言極是然其口氣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

長使眾相對說一家仁讓句內亦帶脩身下句便以國對說又一人貪戾與一家仁讓相對而國字盡同此章是釋治國在齊家不應說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家國人之善云云也家只跟著身國字與之對

###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通考韓氏古遺曰再言治國在齊其家以應經文其所厚者薄○吳氏季子曰故治

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後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詠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入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存疑故治國在齊其家句須通承上文結方說得若只承堯舜帥天下以仁說不得言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如此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

###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天之篇去聲夭夭少嫩好貌也蓁蓁美盛貌

興去聲也於六義屬興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

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玉溪盧氏曰可以教

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附蒙引或以天天少好貌為指桃花非也詩上章有云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則知

桃只是桃身也

### 詩云宜兄宜弟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良

法之也

其家人而后可教國人也或即以下句家人單指女子恐未是存疑又謂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能善其家人也則此句又似不止屬夫婦矣尤覺難通○翼註曰教國人亦須影切正內意○份按困勉錄謂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翼註謂教國人亦須切正內意如此說方與或問刑于寡妻之說相合

翼註曰宜兄宜弟是國君諸君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

大書大卷 卷下

我之為父為子為兄弟為弟皆足以法於人存疑說皆從之然看來此句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為子為兄弟為弟是法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是法如此說方全○份按困勉錄謂父子兄弟足法兼君子之家方全其說亦是但須從君子之身說到家不可將身家平列也○困勉錄曰引詩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儼不忒而足以正其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即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

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味數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

份按語類云問治國在齊其家曰且只說動化為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夫有而后求無而后非乃是推治己之心以治人而朱子謂此章是說化後章方全說推者蓋其所謂推者是推推愛己之心以愛人就政事言之也若推治己之心以治人却包在化之內朱子謂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下便說其所以教者如此後面却是說須是躬行友會化得人可見有而后求云云亦包在

###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

問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朱子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已著慈地而今且理會常底今未解有父如瞽瞍兄弟如管蔡未論到變處○三山陳氏曰說正四國及仁帥天下皆是說到極處○玉溪盧氏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明於其國矣○新安陳氏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入也民法之國人取法於己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三引詩即孟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又發經文厚薄之意此是血脈貫通處

###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三山陳氏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者多援詩以吟詠其餘意○玉溪盧氏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仁山金氏曰三引詩首引之子宜家繼引宜兄弟何也蓋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其四國也自脩身而齊家自齊家而治國而平天下有二道焉一是化一是推化者自身身教而動化也推者推此道而擴充之也故此一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教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眾而言是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惟化則可推惟推則皆化非化則推不行非推則化不周○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邇之意必先妻

化之內。總是說教之事也。金  
仁山分一家仁以下。及帥天  
下。及三引詩是化。有而居求  
是推。恐非朱子之意。困勉錄  
謂與仁與讓帥天下。兼化推  
說。有而居求。是說推。而化意  
當補在言外。一家仁以前未  
之有也。以後皆兼化推說。平  
天下章上老老三句。亦兼化  
推說。此與愚所謂此章推字  
包在化字內之說。大略相同。  
蓋就教言之。則所謂推者。不  
過欲其化耳。或問所謂已推  
而人化是也。故謂之兼化推  
說。可謂之言推而化意在言  
外亦可。謂之推即包在化之  
內亦可。若下章就政事言。緊  
矩推字。方另在化之外耳。  
呂晚村曰。家國近。近止言教  
就躬行化下言也。天下遠遠

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人之宜家  
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於婦人。非刑于寡  
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其示人以  
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東陽許氏曰。三引詩。  
自內以至外。婦人女子。最難於化。而夫婦之間。常人  
之情。最易失於動。不以正。化能行於閨門。則德盛矣。  
故引詩言夫婦為首。而兄弟次之。總一家言者。又次  
之。通考黃氏洵饒曰。治國之仁讓興於孝。又言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而遂及  
平天下。則深淺可見矣。

###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聲弟去聲倍與  
背同絜胡結反

言道就政事制度言也。故中  
三句只說家國。而未向方說  
天下。又曰。家國非無政事。而  
所重却在躬行化下。到平天  
下時。感應工夫。已在治國  
中做了。但恐立政制事處。無  
以徧愜五方異性。有宜此不  
宜彼者。此道之所當講也。然  
道之原頭。仍在家國感應處  
可見為矩本。但絜處有不  
同耳。又曰。君子不惟有以化  
之。又有所以處之。非謂平天  
下不須興感也。但化之意。已  
在治國說盡。故此章止重處  
之邊發明。○困勉錄曰。淺說  
首句另作自內及外之意。殊  
與下文不相關。時解則謂平  
天下不外於治國之孝弟慈。  
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  
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  
幼而無父之稱。絜度待洛反也。矩所以為方也。矩者  
之器。俗呼曲尺。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疾業於影響。  
所謂家齊而國治也。新安陳氏曰。上行謂老老長長  
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  
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下來。亦可以見人心之  
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新安陳氏曰。可見  
慈之心。便當平其政。以處之。不  
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  
所同推以度物。物即人也。使彼我之間各得分。去聲願則上  
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朱子曰。老老長長恤  
孤。方是就自家切近

然與末句仍未相應。愚意不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即繫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而不露耳。故講繫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末句。○份按上老老三句。此言家國之矩之一也。由此可見國與天下之矩無有異矣。是以君子繫之而有政事之施焉。夫使政事之不施。則民雖興起於善。而不能自遂其心。故曰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然治國亦當自有政事。其民亦豈得無所以處之者。乃必在平天下章方言政事何也。困勉錄謂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此言却似治國全不須政事者。恐未的當。呂晚村謂國之政事與

大學大全 卷之二 章句  
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起繫矩事。下面方說繫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繫矩之道。○繫矩之說不在前數章。却在治國平天下章。到此是節次成了。方用得。○先說上行下效。到繫矩處。是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能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矩者。心也。我心所欲。即他人所欲。我欲孝弟。慈必使他人皆如我之孝弟。慈不使一夫之不獲。方。可。只我能如此。他人不能如此。即是不平矣。○繫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脩身底推而措之。○問繫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繫矩而自無不平矣。繫矩正是恕者之事。○興孝興弟不

天下政事許多參差。不齊其矩雖同。而繫處則有不同。似為近之。然愚玩章句曰。亦可以見人心所同。曰必當因其所同。但言國與天下之同。而不言及其不同。或問亦極論人心之同。而歸重於所以處之道。蓋五方異宜。性情風氣種種各別。俱包在所以處之中。此節所重却不在此。只重在有以處之上也。要其所以不在治國章言之者。古人文字原可互見。故於治國章言教化於平天下章說政事。非謂治國不須政事。平天下不須教化也。特互相發明耳。困勉錄又一條。謂繫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含而不露。此說却精。份按皆比以推之。比字乃自

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繫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其上。以興於善。而天下終不免於不平也。故此一章首尾皆以繫矩之意推之。而未嘗復言躬行化下之說。○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繫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教他各得老其老。各得長其長。各得幼其幼。不成自家老其老。教他不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不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不得幼其幼。便不得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繫矩如自家好安樂。便思他人亦欲安樂。當使無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之患。制其田里。教之樹畜。皆比以推之。○雙峰饒氏曰。矩所以為方之具也。匠欲為方。必先度之。以矩。欲平天下者。以何物為矩。而度之。亦惟此心而已。繫者。以索圍物。而知其大小。度之義也。匠之度物。以矩為矩。君子之度人。以心為矩。○玉溪盧氏曰。矩猶則也。明德至善。吾心本然之則也。以此齊家。繫矩於

此二字之訛當改正。困勉錄曰：朱子雙峰皆謂矩者心也。玉溪雲峰則謂矩猶則也。蓋所謂心者，原指義理之心，非有二說也。份按雲峰分此章為八節，其說皆不的當，而以財用與好惡對舉，又以楚書二節為起下用人，以孟獻子節為用人當取其絜矩，尤非是。又按困勉錄云：此矩字與論語志學章矩不同。論語矩字，統明新之至善，此矩字，只是明德之至善。絜字方是新民之至善。雲峰說殊謬，愚謂志學章矩字，雖與此偶同，然牽扯來說，殊無意味。其謂志學章矩字屬體，此章矩字屬用，尤為支離。

家也。以此治國，絜矩於國也。以此平天下，絜矩於天下也。絜矩之道，即明明德於天下之道也。○仁山金氏曰：首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既有以化之，而興其孝弟不倍之心，必有以推之，而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推之者，莫大於從其所好，勿施所惡。所好在，因其利所惡在，奪其利。○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為八節。右第一節言所以有絜矩之道。夫子十五志學，即此所謂大學志學以下分知行到末節，方言不踰矩是生知安行之極，致大學格物而下亦分知行到末章，亦言絜矩是致知力行之極，功矩者何人心天理當然之則也。吾心自有此天則，聖人隨吾心之所欲，自不踰乎此，則故曰不踰矩。人心同有此天則，學者即吾心之所欲，以為施於人之則，故曰絜矩。只是一箇矩字，但不踰矩之矩，渾然在聖人方寸中，是矩之體。絜矩之矩，於人已交接之際，見之是矩之用。規矩皆法度之器，此獨曰矩者，規圓矩方，圓者動而方者止，不踰矩，即是明德之止。至善絜矩，即是新民之止。至善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分四節看。章首至失衆失國為

份按許氏分此章為四節，亦是。但將楚書二節連秦書以下為第三節，此却未及楚書二節。章句明言又明不列本內末之意，自應連上慎德云云說也。第四節謂生財當用君子，亦非正解。至其逐節中又分小段，則尤破碎不足觀矣。

一節。是故君子至不善則失之，為一節。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終為一節。四節中分為小段看。第一節反覆言絜矩，分五段。第一段老老長長恤孤，是直從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盡孝弟慈，而民便興起。可見人同有此明德，而易化。然天下之大，兆民之衆，須有規矩制度，使各守其分，是以己之心，度入之心，品量位置，以為之限。則天下無不平矣。絜矩只是度義兩字。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所推者只是好惡兩字。○黃氏洵饒曰：章句云分願即謙卦稱物平施。○吳氏季子曰：人同一心，心同一理。我以此感則彼以此應，且夫老吾老非欲使民之孝也，而民自興於梯恤。吾孤非欲使民之悌也，而民自興於梯恤。吾孤非欲使民之不倍也，而民自有不倍之風。豈非同天下而一理，合千萬人而一心乎。○蒙引朱子曰：矩是心也，孝弟慈便是矩字。固然是心，然須足出平字意。矩是平物之具，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本文三民字，指國人言。故章句截定曰：言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



家齊而國治也。下卽承之云。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其人心二字。則通指天下人心也。或問中人心二字亦然。或問云。前章專以已推而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二之字。皆指天下之人言也。蓋自興孝興弟。而可以見入心之所同。便已有化天下之意。在子或者泥或問。不惟有以化之之字。爲指國。而又有以處之之字。爲指天下。以爲二之字。不同。謬也。且如其說。則是上章所云者。只是化。而尚未有以處之也。若未有以處之。如何可謂之國治。故或問要看得活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曰。哀此災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是形容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也。○存疑。推以度物。裏面便有事了。故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下條六箇。母以字可見。或問自明白。○通章所言。皆是政事不見感化意。以其說已具於治國章。故也。蓋治國平天下相關。

翼註曰。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吳因之曰。本文六母以字最重。不可輕看。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困勉錄曰。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故解絜矩。獨就所惡處說。翼註云。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左右爲四旁。四旁卽四方也。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

份按經文能慮內其義固無所不包然必以為自此而來則近矣

份按所操者約是言繁矩所及者廣是言無一夫不獲其所今將繁矩分配兩句謬矣

份按語類云將所貴士底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此是緊承在我上者說下文方更就下之事我說自有片段今本將下文下之事我云云改入此處便覺雜亂

一夫之不獲哉新安陳氏曰有此繁矩之道以處之果得以遂其心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繁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處物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

即新民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雲峰胡氏曰只一止至善所操聲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

約加一繁字此心所及者廣自此而推之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是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

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長上面短不方了左右前後皆然○譬如交代官前官之待我既不善吾母以前官所以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如東西鄰以鄰國為壑是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可也上下前後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兩摺說

份按做九箇人來看九字乃七字之訛當改正

只以已對人言若繁矩則上之人所以待我我又思以待下之人是三摺說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亦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此言其所惡也人莫不有在我之上者莫不有在我之下者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孝於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

大學大全章句下

七

之兼愛。佛氏之平等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閒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己之心能不閒於人，此之謂絜矩之道。○新安陳氏曰：下文節節提撥，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得與失皆是自此一節而推廣之。○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專釋絜矩之義。○潛齋何氏曰：上下前後左右，即方矩之體也。自此至卒章，皆發揮絜矩之事。○吳氏季氏曰：君子知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故其與入接必有以揆度於其間。曰上曰下曰前曰後曰左曰右，接之之境也。曰使曰事曰先曰從曰交處之之道也。於接之之境思處之之道，以此準彼視，彼猶此務，使上下四方均齊方正而無缺然不滿之處，是之謂絜矩。舉天下之圓無出於規，舉天下之方無出於矩。君子以此矩而絜之，居上而施之，下者如此則居下而施之上者亦當如此；居前而施之後者如此則居後而施之前者亦當如此；居左而施之右者如此則居右而施之左者亦當如此。此推此心以往處之，各得其宜待之，各當其可，則人

人皆滿其分願而天下平矣。絜矩之喻何如哉？試自在官者言之，上有君下有民而已立乎其中者也。莫非主事我獨賢勞嘗病君之不吾察矣，則使民必以時不然是以所惡於上者而使下非絜矩也。又自在家者言之，上有父下有子而已立乎其中者也。厥考不然是以所惡於下者而事之非絜矩也。以至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必均平齊一而後已，是故我能老老恤孤人亦得以老其老，我能長長人亦得以長其長，我能庶人一而已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四書正學淵源金氏曰：六所惡已所不欲也。六母以勿施於人也。此處當絜。○蒙引：所惡於上者固即是矩，母以使下者固即是絜，矩但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也，終是要四畔周匝意思出。故章句一則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二則曰：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所惡於上一條亦不過形容絜矩之意義如此，非實就有天下者分上事說也。

說統曰按所好好之下好之二字有區處以為民聚欲意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經書以為民去惡意。○吳因之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能絜矩辟則為天下儆辟字須發出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份按此之謂三字言必如此方當得父母之稱何等鄭重若作致說便全無氣力。

大學大全卷之三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

心為已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東陽許氏

曰二段言能絜矩之效言上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

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飢寒勞苦使民常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

加之則愛民之道也通考黃氏洵饒曰齊家章言好惡是推之以在入者此言好惡是推之以及天下之

人也一章放此蓋身為天下本好惡即孟子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公好惡得眾得國○吳氏

季子曰前段言絜矩之心此段言不可不絜矩之理蓋民之服事其上戴以為后王君公奉以為大夫師

長徒以求吾之所好去吾之所惡而已為民上者視民所好若善若公若正凡合乎天理者猶已所好亦從而好之視民所惡若惡若私若邪凡麗乎人偽者猶已所惡亦從而惡之好其所同好惡其所同惡是能絜矩而足以為民之父母矣斯民豈不以事父母者而事之哉蒙引以傳文味之則似不以民之父母為效此之謂三字可見也以章句味之亦然則是二字可見也既曰愛民如子又曰民愛之如父母者愚所謂理之必然也蓋主愛民如子四字而以民愛之如父母數字足其意耳○若不足以民愛之如父母一意則亦非下文得眾則得國之意且又不見其為能絜矩之得也○此好惡字所該自廣或專指用入言以為下文惟仁者能好惡人及好入所惡惡人所好正與此相應者誤矣原南山之詩初無所謂用入者味本文之旨則但見其概承上文絜矩而言耳味章句之詞亦但言其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已心而已皆未見得專就用入一端言也其固執專就用入一端言者謂下文好人所惡條章句云自秦誓曰至

大學大全卷之三

七

四書釋地又續曰師尹周大師尹氏也。不知於吉甫為何人。而其姓實曰姑。故都人士之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鄭箋云。吉讀為姑。周室婚姻之舊也。余謂上為氏下為姓。猶之齊姜云爾。宋子云。爾非同。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單以氏稱者。鄭夾漈。譏史記真辨姓。

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遂以為此兩節皆是言公私好惡之意。抑不知此章大旨。止是繫矩。繫矩只是與人同好惡。好惡二字。自是無所不該。如上文所惡於上一條。正解繫矩二字之義。所包固盡矣。故或上節概言好惡。下節專就用人言好惡。其言用入。雖若與上不。同。其就用人言好惡。則無不同也。此便是申言好惡矣。安得因章句申言好惡數字。而遂以下文反證上文。謂其亦專就用人一端言邪。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僂與戮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

與氏竊恐詩集傳亦不免此

四書釋地曰。詩詠南山。不必盡有指實。而可指實者二焉。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靡是也。今曹縣一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南山之壽。幽南山

若不能繫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

天下之大僂矣。此言不能繫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通考賈氏洵饒曰。此辟字。即

入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失。象失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不能繫矩之害。節南山家父所作。只引上四句。則下四句意亦在其中。凡引詩書皆是斷章取義。此却不然也。○吳氏季子曰。若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勢而不知有理。鬼岸自尊。專欲擅利。如節南山之所刺。則失繫矩之道。而不足為民之父母矣。節者。截然高大之貌。南山即終南山。在關中。最為高大。周都豐鄜。此為境內之鎮。故周人多託以比興。南山有臺。如南山之壽。是也。南山之高大。以巖巖之石耳。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豈不猶山之有石乎。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豈不猶石之巖巖乎。觀山石之巖巖。見師尹之赫赫。四方之民。唯爾是瞻。而好惡一偏所布者。不平之政。所行者。不平之事。豈大學之所謂繫矩者哉。唯平可以服天下之心。不平則天下疾之。而

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長安咸寧藍田整屋四縣然同一南山也天保則以祝君節南山則以刺師尹山亦有幸不幸哉份按蒙引又一條謂不可不慎且慢說出好惡非是當以此條為正

陷於大僂矣詩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疾其好惡之偏也宗周之滅為天下僂孰大於此有國者其可不謹乎附蒙引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有國者不必專指師尹此特引之以起下文云○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正謂其好惡不可偏也故繼之曰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

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

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

心而不失則所以繫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份按許氏原文曰第五段引

雙峰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得眾則得國能繫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眾則失國不能繫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玉溪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入心也其未喪師先王之得入心也得入心所以配上帝失入心所以不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之向背人心之向背又在君之能繫矩與否而已得眾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眾失國應節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繫矩而與民同欲明德之用所以行○雲峰胡氏曰右第三節就好惡言繫矩蓋好惡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其在已者脩身章推之以好惡其在入者此章又推之以好惡天下之人者也誠意章主慎獨其為好惡也一誠無偽此章主繫矩其為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慎獨則好惡之辟不足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繫矩則好惡之辟不足以平天下所謂血脉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繫矩是義以方外通考東陽許氏曰上文兩段得眾得國結能繫矩之效

文王詩言殷家未失衆之時則能配上帝既失衆之後則不能配上帝矣當監視之而知天之六命不易得也命不易即喪師而不配帝也下得衆言未喪師失衆言喪師也此段結上文兩段云云今將許多語俱刪去而從上文兩段四字論起看去全無頭腦且許氏所分第一節五段前既載其一段至四段則此第五段云云亦不應獨刪去

失衆失國結不能繫矩之害。○黃氏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視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吳氏季子曰上文指言繫矩不繫矩之效如許明白猶慮人之未悟也復引文王之詩以實之蓋欲周王監殷之失國而思所以為繫矩之道也殷有天下以來賢聖之君六七作罔不配天其澤豈有他哉亦不過得衆而已師衆也得與喪為對未喪師者得衆之謂也有國則可以配天失國則不能配天矣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又決於衆心之去留此其機括在繫矩不繫矩之間耳繫矩謂何以已之心得衆之心而從其所欲也衆心即天心天心即天命從違去就如反覆手保而有之亦難乎故曰峻命不易知其不易則雖欲不繫矩亦不可得矣嗚呼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一人之寡而撫千萬人之衆苟不繫矩豈特不能平天下而已哉存疑未喪師即得衆也克配上帝即得國也此之謂民之父母這便是得衆得國辟則

為天下僂這便是失衆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入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有國則不患無財

用矣朱子曰為國繫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

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入有土。○雙峰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以謹此德也此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玉溪盧氏曰德即明德謹德即謂明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本而言也有德則能繫矩所以得衆而得國。○新安陳氏曰揭明德訓此德字見明明德為大學一書之

翼註曰先字當最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入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又曰慎德不可就作繫矩慎德在繫矩前一步繫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然慎德即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業之耳又曰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能繫矩以公好惡而得入心也又曰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入新附必擊其土而來歸人承戴亦保其土於不失。○呂晚村曰入土財用俗眼看作四件解者看作一件耳入土是財之出處用是財之行處四句只

一句。故下文直接財字。又曰財用二字。從得來得國生來。開後文論財張本。入土即眾國財用則眾國中物。原不是別生支節。  
份按許氏原文云。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以下。為第二大節。言為入土者。明德為本云云。至取於民有制之下。則云中分五段。此一段君子先慎乎德。至此有用。言德明而人服。有生而有財。大全不知其本為一條。而折之為三。疎矣。此一段一字。誤為二字。當改正。

份按有國者不可以不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君子先慎乎德。誠意章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絜矩之本也。蓋有國者必慎於好惡。方是絜矩。然其所當先慎者。尤在於德。章句云。德即所謂明德。其又在公好惡。能絜矩之前明矣。蒙引謂公好惡就是德。反以或問所云為未精。謬甚。

翼註曰。德者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本。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重德邊。又

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之。非私有也。○東陽許氏曰。言為入土者。明德為本。而財用為末。財固是國家所必用。而不可無者。但當脩德為本。絜矩而取於民。有制。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第二節。中分五段。○二段言德明而人服。有土而有財。○董氏彝曰。首章明明德。明德以自脩。末章慎德以治天下。言○吳氏季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絜矩者。為其有所蔽耳。世之蔽於利者。莫不以財為急。而德為緩。語之以散利。薄征。則曰。吾何以充府庫也。語之以蠲租。已責。則曰。吾何以給用度也。由是置厚薄輕重於方寸中。而損下益上。瘠民肥己之事。靡所不為矣。烏能絜矩乎。不知君天下者。非無財之為患。患吾德不脩耳。古之君子。先謹乎德。有德則天下歸。仁斯有入矣。有入則莫非王土。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斯有財矣。有財則量入為出。斯有用矣。此有云者。猶言即此便有。不待他求也。曰。人曰。土曰。財用無一而不出於德。則德為本。而財為末。昭昭矣。附淺說。治天下之道。固在於絜矩。然其所謹而當先者。又在於

德也。蓋德者絜矩之本也。苟德有未謹。則理有未明。心有未正也。理有未明。則無以通天下之志。安能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心有未正。則無以勝一己之私。安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此謹德之所以當先也。始必格物致知。以啟謹之之端。誠意正心。以致謹之之實。若然。則謹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有德則德之所被者。皆於我乎。歸仰。斯有入矣。有入則人之所受者。皆入我之版圖。斯有土矣。有土則任土作貢。不患財之不足矣。有財則量入為出。不患用之不周矣。夫一德脩而眾善集。德之當謹也。何如哉。○存疑。絜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故傳者言好惡之後。即繼以此要之。公財用終歸在同好惡內。

###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

新安陳氏曰。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有財。可見德為本。而財為末矣。



曰折衷云德為聚務之所從出財為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繁矩公好惡以至人土財用皆生於德若說德為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透本字

份按許氏此條所云二段三段分得太碎可併為一段

份按爭民施奪便是以利害言矣

困勉錄曰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說統曰是故二字承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

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橫

斂民便效尤相攘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三山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

矩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當循德而絜矩取民財有制○黃氏洵饒曰德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與經

文本末不同○吳氏季子曰苟以末為內而以本為外則是輕其所當重而重其所可輕民不見德而唯

財是聞毋乃施之以相陵相奪之教而導其民之爭乎此特以是非言耳猶未以利害言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

有人矣括蒼葉氏曰為國者豈可唯知聚財而不思所以散財此有天下者之大患也○東陽許

氏曰三段財聚民散言不能絜矩取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絜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

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通考吳氏

季子曰義利不能以兩立得於此則失於彼故財聚則民散紂積鹿臺之財而前徒倒戈是也財散則民

聚武王發鉅橋之粟而萬姓悅服是也觀財之聚散則知民之聚散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

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

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而尚得有其民乎此與有人有土反看重上句下句帶言○份按此承上外本內末來故重在財聚民散句仁者以財發身節承生財有大道來則重在仁者句蓋財散則民聚不仁者以身發財二句特以足上句意耳

困勉錄曰財散許氏以不過取言與季子以散財發粟言亦當兼用財聚亦當如此反看

說統曰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而尚得有財乎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翼註曰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

翼註曰善承慎德來不善承  
外本來得承有人有上來失

也。問絜矩如何只管說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  
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這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  
這箇。○此章大概是專從絜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  
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  
抵有國有家。所以生其禍亂。皆是從這裏來。○三山  
陳氏曰。以惡聲加入人。必以惡聲加己。以非道取入  
之財。人必以非道奪之。言與貨其出入。雖不同。而皆  
歸諸理。其為不可悖一也。○吳氏曰。慎德而有入。有  
土與財。散民聚。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  
與財聚。民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東陽  
許氏曰。四段以言之出入。比貨出入不能絜矩。取於  
民無制之害。通考吳氏季子曰。天地間惟感與應。出  
乎爾者。反乎爾。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桀自言如  
日在天。而其民謂時日曷喪。是也。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秦人頭會箕斂。而府庫卒為漢有。是也。觀言之出入。則知貨之出入矣。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承民散悖出來。又曰不常。意  
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  
意。又曰折衷云。謹德而能絜  
矩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  
與政說。不善亦然。又曰二之  
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  
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  
困勉錄曰。此節二之字指天  
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眾  
得國分看者不同。玉溪以入  
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  
命去。數語微混。又曰。有謂康  
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  
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  
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  
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  
份按務財用。正是不能同好  
惡處。豈可說成兩截。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

覆之意益深切矣。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

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矣。○玉溪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峻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雲峰胡氏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五段引書以結之。與前文王詩相應。○韓氏古遺曰。惟命亦應其命。維新善能絜矩。不善不能絜矩。○黃氏紹曰。大學釋明明德章。引書曰。顧

說約曰楚書二條據許氏饒氏胡氏俱謂結上文之理財而起下文之用入故欲盡在第三節之首然惟善可言用入而仁親難說且章句亦但云文明不外本而內采之意是未及用入也不知帶在第三節

誕天之明命新民章引詩曰其命維新平天下章引詩曰惟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明德新民皆以命言之釋明德而引天命蓋得天之賦子以為德也於新民而言天命蓋受天命以有天下也一以天理言一以天眷言其言天命則同所指不無少異也○吳氏季子曰惟命不于常言天命所在何常之有有德有人為善善則得之悖入悖出為不善不善則失之矣此其利害較然明甚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則如此斯皆言其不可貴貨賤德耳亦孰知貨之不足貴乎附存疑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可知也不慎德而財聚民散則天命之失可知也故引康誥之言以結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三山陳氏曰楚史官所記之策書也言不

寶金玉而寶善人也國語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

二節之尾而自秦晉以下方作第三節為淺說達說亦同此解

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通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之焉王孫圉楚大夫趙簡子名鞅鳴玉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白玉之橫者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三節言用入中分七段一段引楚書言金玉不當寶惟當寶善人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名

耳 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形甸檀弓禮記檀弓篇

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

份按所謂仁親者愛其親之

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平聲喪亦喪人之喪。並去聲。喪即出亡也。父死而欲反國求為後。是因以為利也。說如字。猶解也。○古括鄭氏曰。文公時避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對此辭也。○四明季氏曰。楚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雙峰饒氏及之。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入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入二事最大。○玉溪盧氏曰。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不以得國為寶。而以愛親之道為寶。是能內本而外末者也。○雲峰胡氏曰。右第五節當連上文。善與不善看。在我者惟善則得之。在入者亦當惟善是寶。兩寶字結上文財用惟善仁親又起下文。

謂也。與用入何與。而乃以為起下文乎。其曰在入者亦當惟善是寶。亦只說得楚書節說不著舅犯節也。份按許氏謂舅犯為寶。入起下用善人之說。大謬。蓋雙峰雲峰及許氏之失。大抵皆同。

之意蓋第三節言好惡。第四節言財用。此則兼財用好惡言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入也。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吳氏季子曰。自常情觀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璧。彼晉楚之君。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濶。不切於事情。而其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也。信矣。知貨之不足貴。吾又何必土地之不廣。人民之不眾。財用之不饒。切切然係累吾心。而終於不能繫矩哉。汎觀前代之君。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者。何莫不然。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藏為重。故算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閒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繫矩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繫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辯明得失。反覆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蔽而已。文公曰。繫矩章。專言財用。蓋人主不能繫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已。

欲而不知  
有入也

摘訓曰。若有一个臣。不必專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嫉亦是一个臣。○翼註曰。斷斷今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今。即形容其無他技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枝飾無枝葉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今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斷斷今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讀。又曰。凡人情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今日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已出為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

反媚  
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三山曰。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新安陳氏曰。孟子云大而化之之謂

曰若己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褻透。但前說於容賢為切。○困勉錄曰。彥聖二字。諸講俱不分明。蒙引曰。彥美士也。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依蒙引則彥聖當分知行看。又曰。說統云。以能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讀。以霸國重子孫也。蒙引存疑。淺說。翼註皆主此。或曰。保子孫。保黎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利總承。主此為正。

聖此專言之者也。周禮六德知仁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問。繁矩以好惡財用。媚疾彥聖是。是侵過著。民底滿得我。好民必惡。言財用者。蓋如自家在二鄉之間。却專其利。便是侵過著他。底便是不繁矩。言媚疾彥聖者。蓋有善人。則合當舉之。使之得其所。今則不舉他。使失其所。是侵善人之分。便是不繁矩。此不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繁矩事事亦當繁矩。○玉溪盧氏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而才不足也。休休二字。其意深長。有淡然無欲之意。又有粹然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己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己有之不特不媚疾而已。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不啻若自其口出。好善有誠。而口不足以盡其心也。能

之誓當作於禧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殺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殺晉之南境從秦嚮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殺山一名欽察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即古之殺道蘇代謂之殺塞淮南王安謂之殺阪司馬遷謂之殺阨馮異謂之殺底孔穎達謂之峭關元和志謂東峭至西峭二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以天下之才德為己之才德信乎其能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通不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繫矩之先務也○蛟峰方氏曰其如有容其疑辭也有甚物似他有容者言無可比他有容之大○新安陳氏曰有容者能繫矩而人所同好者也媚疾者不能繫矩而人所同惡者也人君能好有容者而用之惡媚疾者而舍之是又繫矩之大者○東陽許氏曰三段此專言為政者好惡之公私尚亦有利哉以上一截言能繫矩而以公心好入以下一截言不能繫矩而以私心惡人通考黃氏洵饒曰一个尚書作一介介即獨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一人似房玄齡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此一人似李林甫○楊氏烜曰不啻猶豈止也○吳氏程曰寔當音植實是也○吳氏季子曰秦誓所舉乃大臣之事大臣能繫矩則盡黜聰明不事表襮其中雖多

明。

份按大臣非惟不熱中二語殊不著題大抵此君語多雜湊。

林藝外視一無技能此心休休然寬平廣大見入之有技則一如我之有技見人之彥聖則不啻我之彥聖技以辨事言聖以料事言辨事而成料事而中為大臣者非惟不熱中而且體之於身視彼猶我懇切真到若得其所甚好者用能受天下之人才而器使之君之子孫賴其用世之黎民蒙其福國家之利孰大於此乃若不能繫矩則必欲我之勝人不願人之加我其心忿戾而不平蹙迫而不廣人雖有技以為不下於我則媚疾以惡之媚疾者疾其所長而已惡則併與其人而憎之人雖彥聖以為不出於我則違之俾不通違者不行其言而已俾不通則併沮其事而敗之務使天下之人才俱莫已若由是嘉言伏賢人隱國家之事淪胥以敗禍延當世殃及後人子孫黎民皆被其害矣豈不殆哉自常情觀之容德之於子孫黎民若無關係然讓直濟文者成貞觀之治如賢嫉能者肇天寶之亂明效大驗不我誣也能保則曰以能保不能保則曰以不能保以之為言猶左氏所謂凡師能左右之曰以言昔由乎此也○淺說若

大學大全 章句 下

記

份按如有容蒙引謂如物之有容者。淺說謂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而蒙引則云如有容不似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辭。休處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其說不同。愚謂若依蒙引。謂難以名狀。故曰如。恐與下文實能容之句有礙。蒙引淺說所云是也。

翼註曰。二能字與下節相愛入之所公愛惡人之所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有一个臣。斷斷誠一。不事表暴人之視之。若無所能也。然器宇寬洪。度量弘廓。淡然無物。而天下之物莫不包粹。然至善。而天下之善無不納。是其心休休然。亦如物之至大者。於物無所不容也。○蒙引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不可謂有德無才。○即是休休處有容也。不可分二意。其曰其如有容者。心之容物無形。此蓋以物之有容者。狀之之辭。兩句文意頗類。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又如鞠躬如也。如不容。足縮縮如。有循之類。○不啻若自其口出。尤重於若已有之。違之俾不通。尤重於媚疾以惡之也。蓋以其賢之大。小。而異其待之之心也。彼妒忌之人。見小賢則小惡之。見大賢則大惡之。其待之亦有淺深。○以能保我子孫以字。人皆以人君用此人為言。殊未是。秦誓之言。重在在大臣。曾子引之。亦取好惡公私之意。以明紱矩。豈必主於人君用之哉。

公惡。此反拂性也。愛入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困勉錄曰。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有不可容之巨奸。故放流以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漢王允窮董卓。以召關東之變。則昧孔子化狂之仁。唐五王留武三思。以釀韋后之毒。則違放流之矩。○份按困勉錄云。章句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二句。是總發大意。蓋仁人二字。是以人品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惡處。但就公正之意推之。則正又本於公耳。蒙引淺說皆以公貼仁人。以正貼能好惡。蒙交論語唯仁者能好入註。同思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

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

此也。

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紱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惡人之所同惡。好人之所同好。即

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玉溪盧氏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此引家語孔子之言。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援古語之例。○東陽許氏曰。四段言能紱矩而惡惡得其正。所謂放流。即媚疾蔽賢之人。朝廷之

謂論語註公正二意雖不可分貼然玩此節章句語意却似以公正分貼者當更詳之  
份按既引古語不應獨去了能愛人三字盧氏所云恐非本旨然其議論自佳

上惡人既去則善人方得通又以仁人總結之言能絜矩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之好惡大抵好君子而惡小人此其所以為正也大學治國平天下章每反覆於好惡公私之間蓋以天下之治亂決於好惡之當否君子於此可不謹哉吳氏季子曰仁者無所不愛然以其絜矩之故見不能絜矩者則惡之必欲屏除流放置諸四夷不使之得同中國以害吾治於此見仁人之心本無適莫衆之所惡已亦從而惡之絜矩而已矣何者絜矩則知衆心與已心同衆皆惡其疾有技惡其違彥聖已獨何為不惡之屏除流放所以與衆逆棄而非有一毫之私意也惟仁者為能絜矩故惟仁者為能愛人能惡人他人則蔽於私意己之所愛未必衆之所愛也己之所惡未必衆之所惡也如四凶在朝深為元愷之蠹使舜不能以己之心喪元愷之心則雖見其掩義隱賊猜譖庸回以沮元愷不恤也雖見其崇飾惡言傲狠明德以害元愷不顧也又安能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哉絜矩工夫必如舜而後可附蒙引必能於媚疾者放流之而

其放流之也又直至進諸四夷方為仁人之惡人方為能惡人也以下條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照看便見得

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而不能遠也遠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曰當作怠未詳孰是命慢聲相近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

而未仁者也朱子曰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雙峰饒氏曰見賢而不能舉見不善而不能退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之姦而不能去是也○新安陳氏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好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通考

困勉錄曰命作慢兼懈怠忽略懦弱三意忽略是不經意若謂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翼註曰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份按薛文清云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



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困勉錄載此條。而指為真西山語。蓋誤認讀書錄為讀書記也。

東陽許氏曰。五段言絜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肖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

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朱子曰。斷

絜矩。媚疾者。是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栝蒼葉氏曰。

上一節雖未盡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雙峰饒氏曰。好惡與入異。

菑必逮夫身。桀紂是也。○玉溪盧氏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好善而惡惡。仁人之能好惡。不過順入之性耳。苟好惡善而拂入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興。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退。小人進。而天下受其禍。此不能絜矩者之所為也。自秦誓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小人之分。次節言用舍之能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不盡其道者。此節則言用舍之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申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雲峰胡氏曰。右第六節。就用入言好惡。大學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言之。蓋絜矩是恕之事。恕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六段言不能絜矩而好惡之反。○吳氏季子曰。見賢而不能舉。以下。是知所愛惡。而力量不足。絜矩之未盡者也。好人之所惡。以下。是又香臭不分愛。

翼註曰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已能繁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又曰註兼裕已治人重治久邊裕已帶言又曰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已字

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為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又曰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困勉錄曰按達說云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在得之上而翼註以好惡入解者蓋誠原只就好惡上見好惡原不止是治人之事也達說甚拘○份按繁矩之以好惡入解本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也忠信之以好惡入解誠意章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

此謂治國平天下之君

道謂居其位而脩已治

人之術道即大學之道脩已明明德之事治入新民之事也發已自盡為忠循

惡易位不知繁矩民斯為下矣繁矩不盡者特未能自求多福耳不知繁矩則是自求禍也寧不為身之災乎存疑夫好善至不啻若自其口出公之極也惡惡至違之俾不通私之極也仁人能好惡人公之極尤明好惡拂入之性又不止徇於一己之偏者是私之極也故曰申言好惡公私之極○首南山有臺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言好惡之公節南山之辟則為天下戮是言好惡之私未至其極也自泰誓至此則申言其極上言好惡公私所該者廣不止用人一端此就用人上申言好惡公私之極蓋好惡之公私固關於國之興喪若用入一事則所關為尤大是為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也

物無違謂信

朱子曰發於已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

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

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平決矣

朱子曰初言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不善則失已切矣終之以忠信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謂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北溪陳氏曰忠信者繁矩之本能繁矩者所以泰者任已自恣不能繁矩者也○雙峰饒氏曰此得失字又串前兩段得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眾得國而又知善則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道驕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雲峰胡

份按雲峰將好惡之絜矩與財用之絜矩對舉而言而以驕泰二字分貼非是

份按許氏謂此節是言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殊非書旨

氏曰右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言君子有大道此道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者在已有矩之心而發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失之者驕者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泰者侈肆必至於橫斂乎民之財用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以得失結之忠信則能絜矩者也驕泰則不能絜矩者也章句謂三得失一能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二尚德尚財之得失三用善人用惡人之得失大率絜矩則得不絜矩則失○吳氏季子曰此章三言得失初以國祚言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次以天命言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也然而所謂善所謂得衆孰不出於為入上者之一心哉大學至此則又窮原反本而歸之於心忠信驕泰皆心之所為也心乎忠信則能絜矩而所行皆善豈不得衆乎心乎驕泰則不能絜矩而所行

份按呂晚村謂大道不當直指絜矩之道所謂絜矩之道亦所以行此大道者與忠信

皆不善豈不失衆乎國祚之脩短天命之去留往往由此合二程子之說而觀之蓋凡已當為之事必求以盡之一息不能自己者忠之謂也凡物當然之理必循而行之一毫不能有愧者信之謂也有如心雖已正而自晝至夜自夜至旦汲汲然惟恐其未正身雖已脩而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孜孜然惟恐其未脩反觀內省吾之脩有所未盡吾之責有所未塞則惕然其不自安雖欲已而不可得忠之為忠者如此為入君則待其民者必以仁惻隱之心生於要譽其為仁也不誠則非信矣為入子則事其親者必以孝能養之弊流於不敬其為孝也無實則非信矣是必言行相副而後可以為信表裏如一而後可以為信忠也信也萬善之基而絜矩之本也語錄君子有大道云云平天下一章其事如此廣濶然緊要處只在這些子其粗說不過如此若細說則如操則存克已復禮等語皆是也○淺說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絜矩之道也是道也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

二字對。非即大道也。愚觀或問云。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乎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欲。以人從欲。不得與人同好惡矣。夫忠信乃絜矩之本。可見忠信之所得者。即得此絜矩之道也。大道之為絜矩之道也。明矣。不得云絜矩與忠信對。非即大道也。與人同好惡者。絜矩也。驕泰則不能與人同好惡。亦可見驕泰之所失。即失此絜矩之道也。北溪雲峰東陽吳季子及蒙引存疑之說。皆同。或疑絜矩本是治人之事。章句何以却兼修己言之。蒙引謂治人離不得修己。而此章絜矩之義。矩是修己。絜之則所以治人。此說足以釋其疑矣。君子先慎乎德。此絜矩之本也。

所執者要而所御者煩。大中至正。非若私意小智之用。周徧廣潤。非若私恩小惠之施。君子之道之大如此。其得是道也。惟在於忠信而已。忠信者誠也。誠則無不明。而能知千萬人之好惡。即一己之好惡。誠則無不公。而能以一己之好惡為千萬人之好惡。大道寧不於是而得乎。若夫驕焉而恣己徇私。泰焉而人從欲。則一心之中。莫非私意之充塞。一膜之外。便有人己之異觀。雖有絜矩。亦有所不能矣。且其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雖欲絜矩。亦有所不可矣。大道寧不於是而失乎。忠信以得之者。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驕泰以失之者。無忠做恕不出也。然則欲絜矩者。盍求之吾心乎。心者眾理之會也。萬化之原也。君子能盡此心。則能絜矩矣。能絜矩。則能用入。能散財。必不用小人以病國。必不外本內。未以聚財矣。○按此好惡乃統理財用入而言。非專根用入也不可誤看。○存疑此大道即是首節絜矩之道。是故二字則總承南山有臺以下所言得失說來。言好惡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眾得國不能

忠信以得之。亦絜矩之本也。困勉錄謂忠信以得之。即君子先慎乎德。信然。

絜矩。則為天下僂。而失眾失國。財用能絜矩。則有人有上。不能絜矩。則財聚民散。用人不能絜矩。則當必逮身。能絜矩。則反是。明驗大效。固彰彰矣。然絜矩之所以有能。有不能者。則忠信與驕泰之故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合而言之。是盡心而不違於理也。這便是忠信格物致知。是明善事誠意正心脩身。是誠身事皆。是欲求到忠信去處。到忠信是成功地位。故曰。即明明德事。○循物無違。是解字義如此。若會其意。物即理也。蒙引似把忠信錯解了。蓋忠信只是一事。而有內外之分。天理一也。自存諸心。而無不盡言。則曰忠。自發諸外。而無所違言。則曰信。故曰表裏之義也。程朱皆如此說。今蒙引以子願孝為己之心。父欲孝為物之理。子盡孝以事父為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是把忠信分屬人己。與所謂一理而有表裏之分者不同矣。○原來蒙引是認物作人。故如此說。此有一處可破之。易恆卦云。君子以言有物。亦欲以物作人耶。此物雖非循物之物。然亦可以相發明。○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萬物皆備於我反

身而誠矣。誠則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矣。故能知千萬人之心。卽一己之心。以一己之心。爲千萬人之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奪民之財。不拂入之性。而得大道。○矜非矜也。廉之矜。乃伐自矜之矜。矜自張大也。高自高也。矜高。總是務外自高。人而務外自高。則少誠心。以其務外而不復向裏也。自高而不復下意也。曾子謂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不正以此矜高與發己自盡。正相反。侈是侈然自放之侈。肆縱肆也。侈肆。恣意妄行。不循法度也。與循物無違相反。○惟驕故泰。務外不情者。正不欲循於物也。不循於物者。由務外不情也。與忠信一般看。○務外不情而不循於物。則私欲蔽固。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而不繫矩矣。所謂恣己徇私。以入從欲。不得與入同好惡也。所謂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繫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通也。○或問恣己徇私。以入從欲。在失之內。恣己徇私。但知有己也。以入從欲。不知有人也。卽所謂好惡徇於一己之偏也。蒙引貼驕泰。恐非。○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猶所謂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者。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也。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有天德然後可以語王道。無忠傲。恕不出也。首言天下之得失。係於人心。次言人心之得失。係於繫矩。末言繫矩之得失。係於吾心。所謂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者。如此善不善切於得衆失衆。忠信驕泰切於善不善也。○蒙引釋大道必兼脩己言者。君子是治人者也。治人終離不得脩己。以此章繫矩二字求之。矩便是脩己者。繫之則所以治人矣。故釋新民章。必先之以盤銘。言自新而自釋齊家治國以下。皆必以脩己之事爲言。此理萬古不能易也。○大道正指繫矩之道。此箇道乃天下之所以平者也。故謂之大道。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不謂之大道而何。○忠信與大道俱說得孝弟慈。但忠信之孝弟慈。是所謂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者。也是脩己事。大道之孝弟慈。則是所謂繫矩之道。使天下之人各遂其孝弟慈之願者。也是推以及人事。○此忠信是

呂晚村曰。此大道與上大道毫無交涉。而近人多云。大道不止生財。而生財亦有大道。如此乃是大道以生財。非生財有大道也。

單言忠信與論語三省章分說不同。註天理存亡之幾決矣。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天理之存亡也。忠信驕泰。天理存亡之幾也。朱子小註云。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此可以證天理之為道大。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恆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潮

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

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

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新安陳氏曰。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

困勉錄曰。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為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復申言之。又曰。生財五節。總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意。一是不當專利之意。二是不必專利之意。二者內又各兼是非利害兩意。義之所安。即為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則財恆足。而發身而不悖。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之所不安。即為不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當專。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不當專之意。蓋獻于三節。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不當專之意。

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

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氏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後

世異矣。○雙峰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

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玉溪盧氏曰。國無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

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

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大道字是

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東陽許氏曰。第四節言生財之方。當用君子不可用小人。總上兩節之意

中分五段。一段正言生財之方。務本節用。尤為精密。生眾為疾。務本也。食寡用舒。節用也。○吳氏季子曰。

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正而不迂。所以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窮天地亘古今而不廢也。大學卒章深

就利害上見其不必專。不就是非上論。而是非意則當見於言外。孟獻子節。是就是非上。見其不當專。長國家節。是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又曰。生財有大道。至末。不過是即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為寶。一段。而覆言之。非有二也。

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議論激而趨於一偏。天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關殉財之非。則必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使聖賢為國。亦不能以捨此顧聖賢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汚吏浚民以生耳。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財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是謂生之者眾。建官止於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以代其耕。則在官無冗食。是謂食之者寡。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斯不亦為之者疾乎。歲杪制用量入為出。無汎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禮。無侈靡也。斯不亦用之者節乎。夫惟生之眾而食之寡。為之疾而用之節。則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然暴暴如丘山。浩浩如泉源矣。豈非足國之道乎。其言有大道者。蓋謂此有正大之理。非必以私意小智巧為聚斂之術也。知正大之理。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而利之徒不得乘此以投。

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雖財聚民散。不違恤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百王不易之常道也。蒙引。生之者眾。四之字。皆以財言。註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何不從有德有人說。來曰。有土此有財。但在生之有其道耳。此義為切。故截自有土有財。言或問亦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務本節用。便是不厚斂於民。便是好惡之公。便是絜矩。不可以此節為生財。下節為散財。蓋生財有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以聚財者矣。不外本內末以聚財。便是散財。而可以得民矣。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承職反。

貨。朱子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入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

困勉錄曰。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末是蓋既曰仁者。則自然體用俱備矣。但仁者。當先提慎德來說。到以財發身。則專就絜矩說。余初誤收蒙引。翼註曰。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

則尊榮矣。又曰：不仁者輕看。○呂晚村曰：散財得民四字，是以財發身言。若泛講善，用財以成功業，則與仁字無關切矣。

困勉錄曰：生財有大道，至此節總是一意，則財恆足矣。即是以財發身，即是好義不悖。出但仁者節，則推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重三，未有字。○呂晚村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翼註曰：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實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

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又曰：終事遺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觀觀乎。○吳因之曰：終事守財，便是義以生仁。雖謂上以仁感下，以仁應如此說，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義為安。

仁者只務聚財，不替身危亡也。○雙峰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新安陳氏曰：紂聚鹿臺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卽其證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二段言仁者外未不仁者內未卽前節內德外財之意。

未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問如何上仁下便義。朱子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仁，則下皆好義以忠其上矣。下既好義，則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

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玉溪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通考東陽許氏曰：三段言內本外未之效。○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斂，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斂，聖賢惓惓之意至此而益切矣。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以道，則適所以裁其身。蓋財者人之所同欲，而我輒專之，爭之端禍之媒也。仁者知財之害身，當務散之以與人，共蓋欲消釋其不平之心，毋使吾身處必爭之地而已。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缺望，何故寧發之而不吝，關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羣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焉往。繼商而王代秦而帝，其發身也孰大焉。彼不仁者，則不然，好貨之念重於愛身，往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



之財不為人所奪說。自不相  
如此家引淺說所云。固為有  
理也。然如翼註將好義虛說  
而以終事引起守財。亦甚得  
旨。故兼採之。

份按終事。謂上所為之事。無  
有不成就。吳季子謂是民愛  
戴之心有終恐少差。

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  
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  
乃其必然之理。不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怨叢於厥  
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義一理也。君與民一心  
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  
義。故自古以至於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有始有卒。謂之終。若徒愛戴於一時。而又變遷於他  
日。則是其事不終矣。不終二字。正如韓信所謂公小  
人為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世有  
好行小惠。以干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  
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  
為仁。既出於所好。則真不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  
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矣。烏乎而不終。國之  
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  
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  
寧反覆也。附淺說夫財利者人情之所同欲也。專於  
已。則損於人。仁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施於此。則應  
於彼。如上能崇本節用。以厚民之生。不暴征橫斂。以

奪民之財。而好仁以愛其下。則為下者必服勞供貢。  
而為其分之所當為。趨事赴工。而盡其職之所當盡。  
亦好義以忠其上。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  
既好義。則在上所欲為之事。必克有成。而府庫之財  
亦皆為吾有矣。未有下既好義。而事不成者也。而  
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然則有國者。豈可外本內末。  
以專利哉。蒙引好仁內有絜矩。好仁內既有絜  
矩。則亦兼有事在矣。好義內亦然。故戴之為君。親之  
如父母。車乘芻粟。民為之出板。斡力役。民為之供。是  
好義也。民既如此。好義吾見。事必有終。為臺為沼。則  
不日成之。鑿池築城。則效死守之。以戰則勝。以攻則  
取。舉無不如吾願矣。是為事必有終也。○其事上之  
事也。與下文非其財者也。  
之其字皆接在上者言。

呂晚村曰。引獻子言。只取食  
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  
語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  
指聚斂意。或問引公儀子董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子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證下段亦是並舉不得如作時文者略過上二段側重下段也○翼註曰不專利便是義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青岩居士曰上節好義自民之義言此以義自君之義言即君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而為國之利不亦大乎○困勉錄曰此以義理論不專利為利者未說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為利者亦未說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

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陳氏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駟馬詩云四牡駟駟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禮賜冰則夷槃可也○禮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造猶納也禮自仲春之後納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為槃併以盛水耳○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甄大口

份按語類云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今剛雞豚二字便不能括畜馬乘二句矣

份按春秋仲孫蔑卒於襄公之十九年是時孔子尚未生也乃謂獻子嘗師子思乎

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朱子曰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

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

一丈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

采音菜采地臣之食邑也

君子寧亡

以盛冰置食物酒醴於中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甄音緹今大瓦盆屬鄭氏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盤中置於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於堂皆依尸而言也○夷槃廣八尺長一丈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份按許氏以利害二字分貼二節非是

四書釋地續曰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有宰則有采地矣是再命之大夫皆然何況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其有采地不待言何以集註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若獨以采地而斷之雖本鄭註未允余欲易之曰百乘之家采地之至大者也且出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其謂百乘之家

義為利儉目前之用而福自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君子能絜矩而生財之利○仁山金氏曰伐冰斬冰也然斬冰有國之事若卿大夫則受冰之家非斬冰也豈卿大夫之家喪祭則取冰於公故謂之伐與○吳氏季子曰以義為利惟君子能之若小人則知有利而已矣烏識義為何物哉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有國有家者所用皆君子則能以義為利矣所用或小人則必以利為利矣孟獻子惟知此理故深以聚斂之臣為不可用聚斂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可以已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孳息之利其貪執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斂之臣則剝下以奉上殘民以奉君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斂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貪家而不能破家能蠹國而不能亡國乃若聚斂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斂怨用之家必破國必亡

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也獻子之見可謂加於入數等矣○蒙引不畜聚斂之臣或以為此兼用入言非也須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之句下文雖有必自小人之說亦只是言小人壞之於前雖君子亦不能善其後以明以利為利之害耳故章句曰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

說約曰彼為善之鄭註云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金仁山云彼為不善之小人今依達說參而解之曰彼反以小人為善則下使字亦屬君似從俗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直容反

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玉溪盧氏曰長國家不務絜矩而務財用小人

導之也務絜矩者義也務財用者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絜矩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絜矩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又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斂則失入心而于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逼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入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絜矩之要道也故此章言絜矩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勿軒熊氏曰指用

份按生財節務本節用二意並重安得有能使天下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之說乎。

人而言又結以務財用必自小人始而深致嚴於義利之辨用君子則自有義中之利用小人則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章前以理財用入分為二節後乃合而言之其實能用入則能理財不過大道而已○雲峰胡氏曰右第八節生財大道亦即絜矩之道能使天下之人皆務本而上之人自不節用非絜矩矣第六節言仁人此節言仁者皆因絜矩而言也絜矩為恕之事恕為仁之方好惡不能恕安能如仁人能愛入能惡入財用不能恕安能如仁者以財發身未又舉獻子之言者用人亦當取其絜矩也於好惡不能絜矩者媚疾之人也於財用不能絜矩者聚斂之臣也皆小人不仁之甚者也故曰菑必逮身曰菑害並至皆指其不能絜矩之禍言之為戒深矣義利之辨大學之書以此終孟子之書以此始道學之傳有自來矣○東陽許氏曰五段又言有天下者當用善人若用惡人至於天災見於上人害生於下國勢將崩此時雖有聖賢欲來扶持亦不可為再三戒用入之詳也○災如日食星變水旱蝗疫皆是害如民心怨

叛寇賊姦宄兵戈變亂皆是通考東陽許氏曰此段言小人不能絜矩而生財之害○吳氏程曰彼為善之陸宣公全引中閒無此四字蓋衍文耳善者作善人○愚按彼為善之仁山金氏作彼為不善之小人似為明白○吳氏季子曰大學引獻子之言以實義利之說又從而申之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卿大夫士一家之長也天子諸侯一國之長也細而長一家大而長一國所少者非財也今也未遑他務而汲汲於財用是非小人孰使之然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夫苟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蓄害安得而不至乎善者猶言能者亨屯傾否之君子也國家之事小人敗之而使君子拯之君子固不辭難也然事勢已極不復可為則雖能者亦獨奈何哉由此觀之則國家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昭昭矣大學重言以結之其垂戒也不亦嚴乎大抵小人之於國家貽禍不一而其禍之烈者則莫甚於使其主之失人心故聖賢尤疾之若春秋之世有盜寶玉大弓以出者此盜臣也有為家臣而聚斂以附益之者此聚斂之

呂晚村曰理財用人之說出於講章無理之甚者也且知楚書節以上云是結言理財然上文一則云爭民施奪再則云財聚民散三則云恃人悖出但是言末之不可內財之不可聚耳何嘗有理財之意耶且註中明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楚書兩節言無以為寶者總是不內末其曰善人為寶仁親為寶者結是不外本耳但其所云本者德也君子先慎乎德固是本內本以善入仁親為寶亦是內本則楚書兩節固不是結上理財並不是起下用入今

臣也自常情觀之則聚斂之罪孰與盜多然鳴鼓之攻夫子不施之於彼而欲施之於此則夫聚斂之基怨名禍有甚於盜者聖人蓋嘗權衡之矣夫小人亦不能絜矩之故耳不能絜矩蓋亦徒知以利為利而未嘗知以義為利也知以義為利則必曰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剝下以媚上殘民以奉君揆之於義安乎否乎充此一念不以己之不欲者施於人則人人各得其所欲而天下平矣非利之大者乎文公曰惟義之安自無不利矣學大學者其謹於義利之辨云附蒙引前條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只是義之所安即為利未是以為利之害處而照見為義之利也何也畜馬乘之不察雞豚伐冰之不畜牛羊與百乘之不畜聚斂之臣君子之心只是以義之不可而不為非是計到為利之害而不為也故章句云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或問曰仁者之心至誠惻怛云云也至下節必自小人一條乃是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正猶誠意章上段言君

俗說既分理財用人而於此兩節則又云是結理財而起用人果如其說何不可竟割此兩節並入用人然又礙註中又明不外本內末一句於是支離穿鑿為此葛藤此尤無理之甚者也又曰通章只講絜矩為好惡空講難明故就財上說就人上說總只講好惡公私之極耳又曰孟獻子節止言義利無兼理財用人之說○夏雨答曰說者謂慎德五節屬理財秦誓四節言用人孟獻子二節言理財用人合皆非章句之意也章句總論一章之旨曰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當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五節及楚書一

子必慎其獨也是自君子言之至下段極言小人不能慎獨之弊欲其重以為戒而又言君子必慎其獨也以結之二處義例正相類也○此章所引所說或人君事或人臣事又或槩說蓋傳者於此都不管只要說箇絜矩意在耳

###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

而天下平矣

朱子曰絜矩章專言財用繼言用人蓋人主不能絜矩者皆由利心之起故徇己欲而不知有人此所以專言財用也人才用舍最係人心向背若能以公滅私好惡從衆則用舍當於人心矣此所以繼言用人也○陳氏曰此章之義甚博大意則在於絜矩

節言不當專其利也秦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末申言不當專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以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善首節所言絜矩本指推此孝弟慈之心言至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較說得濶故是推而廣之也○份按大學語類云全章大意只反覆說絜矩如專利於上急征橫斂民不得以自養我這裏雖能興起其善心濟其事若此類皆是不能絜矩又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如今茶鹽二禁乃人生日用之常却反說之這箇都是不能絜矩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

其所以說絜矩之道在於分義利別好惡其所惡者利所好者義須是能公好惡別義利如此則天下均平而無一夫不遂其所矣○此章反覆援引出入經傳者幾千言意若不一然求其縮卒不過好惡義利之兩端又從而要其歸則亦不出於絜矩之道而已絜矩之道以已知彼以彼反己而好惡義利之理明矣○雙峰饒氏曰天學一書多說好惡誠意章說如好好色惡惡臭齊家章說好知其惡惡知其美所令反其所好平天下章說民之所好好之所惡惡之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畢竟天下道理不過善惡兩端初言格物致知時便要分別此二件分明自誠意章以後只是好其所當好惡其所當惡而已又曰此章大要不過理財用人二事自先慎乎德以下是說理財自秦誓以下是說用人自生財有大道以下又說理財二事反覆言之然所用者君子則君子之心公必能均其利於人所用者小人則小人之私必至專其利於

同又曰後面說民之父母所好所惡皆是要與民同利之一字。且如食祿之家。又畜雞豚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不繫矩。又曰。此章大概是從繫矩上說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或問繫矩之義。如何只說財利。曰。必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者。所以殘害人者。亦只是這箇。又因論治國。平天下。章財用處。曰。財者人之所好。自是不可獨占。須推與民共之。云云。問平天下章。言財用特詳。當是民生日用最要緊事。曰。然孟子首篇所言。其原出此。答李敬子書云。平天下章。以繫矩推

之而詳言同貨利公好惡之事。其法可謂詳矣。已上諸條。大率言不專財利。乃為能繫矩。而與民好惡未嘗有所謂理財之說。亦未嘗將貨利。另劃在好惡之外也。至言及用人者。惟有一條。乃是因問者以好惡財用。媚嫉彥聖為問。故逐項答之。然其結語云。此特言其好惡財用之類。當繫矩。可見用人止是好惡中事耳。然則以理財用人。該貫全章。殊非朱子之意。不但不會見之章句。或問也。晚村謂朱子論此章。大段亦有理財用人語。猶考之未詳也。夏兩蒼以總註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分配諸節甚當。但云秦誓四節。申言與民同好惡。却漏了君子有大道一節。蓋

已所以末後又說長國家而務財用必自小人矣。如此則理財用人又只是一事。○玉溪盧氏曰。繫矩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以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繫矩。而繫矩在用人。取財處為要。然得失之幾。全在忠信。驕泰上。發於心者。忠。接於物者。信。則事皆務實。好善惡惡皆得其正。而能盡繫矩之道。存於心者。矜驕。行之以侈肆。必不能繫矩。則遠正人而讒諂聚斂之人進矣。故忠信驕泰治亂之原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節乃誠身之本。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

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節齋蔡氏曰。明善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莫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節之明善。第六節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玉溪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其條目。即條目而貫諸綱領。使一書之義。了然於胸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章明善之要。是明明德之端。第六章誠身之本。是明明德之實。明善誠身之旨。大學中庸所以相表裏者在此。曾子子思所以授受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以示學者。急先之當務云。○雲峰胡氏曰。明善誠身。中庸言之。孟子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學。致知誠意來。章句之末。舉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上四節申言與民同好惡此節則結言也夫俗說謂秦誓四節專言用人則大道節不見有用人意固不相粘連若以秦誓四節申言好惡則所謂大道者正是好民所好惡民所惡絜矩之道以之結上文固其宜矣其謂慎德五節及楚書二節言不專其利亦漏却康誥節愚謂康誥節乃結上五節意楚書二節則其餘波此文章妙處也○大全從輯釋本載朱子曰聖賢章專言財用一條却以理財用人並舉不知何從採入當更考之

大學章句大全

大學章句大全  
 卷之五  
 康誥節  
 亦漏却康誥節愚謂康誥節乃結上五節意楚書二節則其餘波此文章妙處也○大全從輯釋本載朱子曰聖賢章專言財用一條却以理財用人並舉不知何從採入當更考之



